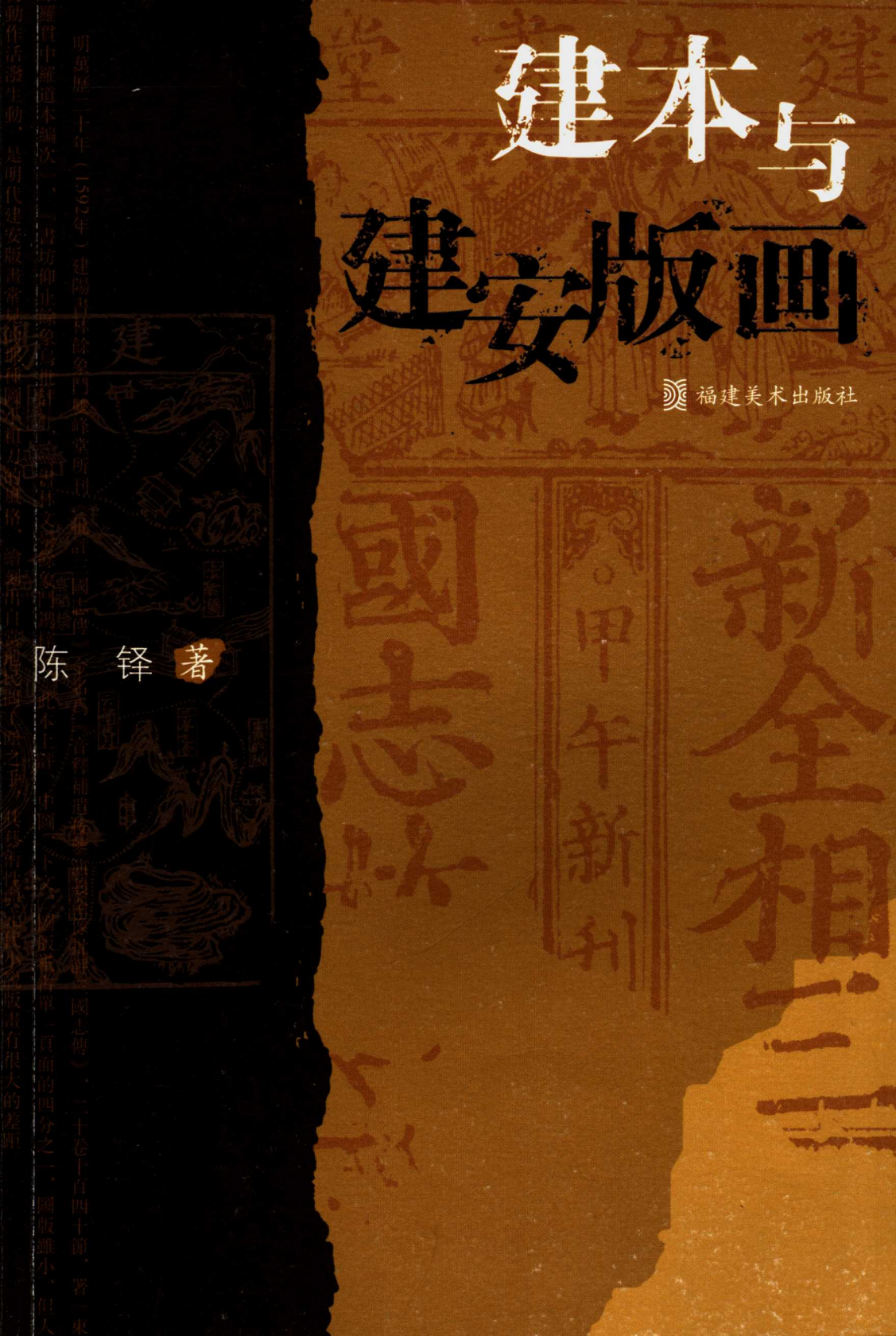


建本与 建安版画

福建美术出版社

陈 铎 著



建本与 建安版画



陈 铎 著



福建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本和建安版画/陈铎著. —福州: 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393-1774-4

I. 建… II. 陈… III. 版画—艺术评论—中国 IV. J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1779 号

责任编辑: 郭 艳

装帧设计: 魏永青

建本和建安版画

作者: 陈 铎

出版发行: 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印数: 0001—1000 册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393-1774-4/J · 1595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陈 铎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南平市文联副主席
武夷学院艺术系主任、副教授
福建画院特聘画师

1963年出生于建瓯
1983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
199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课程班

1986年版画作品《小院》入选第九届全国版画展
1987年版画作品《觉醒》入选建军65周年全国美术展览
1989年版画作品《秋果》入选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
1994年连环画作品《乡情》入选第八届全国美术展览
1999年版画作品《闽北欢歌》入选第九届全国美术展览
2002年《眼观·心象·手迹——陈铎速写集》
(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

1997年获“福建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1998年被评为福建省先进教师
1999年获国家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
2006年《版画》课程被评为福建省省级精品课程



责任编辑：郭 艳
装帧设计：魏永青

目 录

引 言.....	1
一、书坊——商业与文化的集市.....	6
一、遗迹实地 访问考查.....	8
二、历史回顾 图书之府.....	24
二、建本——大众百姓的图书.....	26
一、为名所困 误论百出.....	28
二、建刻肇始 众说纷纭.....	32
三、坊刻中心 重枝繁花.....	34
四、文人诟病 以偏概全.....	36
三、图文并茂——古代的读图方式.....	42
一、版画溯源 水到渠成.....	44
二、建安版画 图版构图.....	48
三、插图封面 附刻刊记.....	62
四、版式行格 图书体例.....	72
四、建安版画——无书不图的叙事.....	76
一、宗教版画 普渡众生.....	78
二、小说版画 图说故事.....	85

三、戏曲版画 世俗传情.....	114
四、其它版画 涉及百科.....	140
伍 刻工与坊肆.....	156
一、刀走龙蛇 木刻巨匠.....	158
二、坊肆所刊 书籍插图.....	173
陆 建安版画与外地版画的关系.....	192
一、金陵版画 兼容并蓄.....	195
二、徽州版画 婉丽精工.....	202
三、武林版画 华贵典雅.....	207
四、苏州版画 图刻奇巧.....	210
五、北方版画 雄浑大气.....	213
柒 建安版画的结束.....	216
一、版画余风 走向衰落.....	218
二、内忧外患 提前谢幕.....	223
捌 历史文化视野中的建安版画.....	234
一、集体生产 民间趣味.....	238
二、复制传播 大众图像.....	250
三、读图方式 雅俗各异.....	252
附 录.....	261
图版索引.....	261
主要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66

引 言

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古代“建本”图书和“建安版画”插图的发展一路翻阅下来，小小的书坊、大大的市场，闽北的历史文化空间深深地吸引并感动着自己，眼前家乡这块普通而平静的土地被历史赋予了地理的时间和意义。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建阳书坊这个被称为明万历以前江南印刷业“唯一对手”的图书雕版印刷中心，今天已很难找到历史上“图书之府”^{〔1〕}的一些痕迹。“书市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的繁荣景象只能在史书字里行间的引导下去想象着。庆幸的是，建本图书虽因文人所轻，保存不善，散佚严重，但历尽岁月与社会的大浪淘沙，那些刀雕版印所遗存下来的文字与版画仍能拼贴组合成一面镜子，让我们透过这不可触摸的历史空间去感知、认识建本图书数百年称雄书市的历史情景和它对文化知识普及与传播的贡献。

建本也称“建安本”或“建宁本”，其插图版画在画史上被称为“建安版画”。建本刻书主要集中于麻沙、崇化（今建阳市麻沙和书坊两地）。古代建阳隶属于建安郡（郡治于今建瓯市），唐时改称建州，建本图书盛行的宋、元、明改称建宁府，但坊肆主人往往仿效文人以古称为号的雅习，仍流行在自己的坊号前冠以“建安”旧名。

中国是世界雕版印刷的发源地，雕版印刷业在古代往往形成以地域为中心的发展状态。北宋初年以蜀刻为盛，两宋之交以浙刻为精，南宋时闽刻数量最多。《书林清话》记载：“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2〕}建阳在宋代就是全国刻书的三大中心之一，“建阳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图书之府”。^{〔3〕}版印刻书“肇于五代，绵亘于前清”，刻书印业兴盛之风延续六百多年。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延续年代之长，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上是极为少见的。顾廷龙先生有言：“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4〕}从宋代到明代的数百年中，建阳书坊的刻书一直名列前茅，不管是数量还是品种都占全国图书销量的一半左右，不仅“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5〕}而且“书籍高丽、日本通”，^{〔6〕}可见建本图书行销之广。

历史的评判往往是掌握在少数具有话语权人的手中。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建本图书和建安版画的研究和评价都缺乏重视与公正。“坊刻就是为钱而出书的”，^{〔7〕}建阳书坊作为坊刻的代表，效益与速度是它数百年独霸书市的重要原因。尽管建本图书存在制作粗糙、刊印不善、校勘不精、脱讹时见等通病，其版画制作也长期停留在民间工艺的水平上，但建本图书与建安版画仍不乏大量精良之作，只是囿于历代文人的成见，“坊间有识”而“学界无眼”的现象时有发生。建本图书主要面向民间大众市场，通俗、快捷、低价、赢利是其出版的策略，其文本的创作与内容的选择、图文并茂的版式设计、灵活多样的广告推销等手段，都是为了达到图书广销的目的。从文化史学的角度来看，书籍是知识的载体、文化的媒介，其价值主要是体现在文化的传播上。雕版印刷作为图书的一种革命，它的意义不仅仅只是通过复制印刷替代人工手写这种技术工艺的进步，而且它还彻底改变了图书为少数贵族与特权阶层所垄断的局面，让书籍走向大众。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向来有“雅”与“俗”的分野以及重雅轻俗、尊雅贱俗的审美定势，以刊刻百姓生活所需的民间娱乐、学子

识字、妇幼读图、便民百科等为主的建本书籍遭到文人鄙夷，不登大雅之堂。中国古代刻书系统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之分，每个系统都有其明确的流通与阅读的对象，建本坊刻拥有最广泛的中下层民间大众读者群，文化不高的穷人百姓是其图书最大的受益者。“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8〕}只能代表上层文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广大民众的看法。

建本图书之所以得到百姓的欢迎，不仅因为它的价廉，还由于它的形式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建本图书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无书不图，建安版画在图书通俗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超越了简单的图解和装饰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文本传播。经典图书的读图化、实用图书的图谱化、文艺图书的图说化，上图下文、上文下图、文中嵌图、文旁出图、一页多图、单面大图、双面连图、月光版图，图文并茂，异彩纷呈。建本图书除了页内大量插图外，还把版画运用到封面、扉页等装帧设计中，在中国古代图书史上开了先河。

图书具备商业与文化的双重属性，建安版画既是坊主成功的商业运作的结果，也是民间大众图像文化集体的结晶。建安版画六百多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古代书籍插图版画的发展轨迹的浓缩，它折射出版画风格流变的各种内在动机与外在原因。早期粗犷简古的上图下文，以独特的图文并茂的风格风行天下，到后来受徽州、江南精细画法的影响，建阳书坊一方面顽强坚持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悄悄融入了外地一些新的画风并加以改造，形成雅与俗、新与旧并存的样式。但后期有更多的坊主全然引进以徽州为代表的版画风格，使建安传统样式不可避免地趋向式微。值得注意的是，当其它地域版画插图已为徽州版画所统，呈现出版式单一、风格相近的局面时，建安版画仍共存着新旧、粗细、雅俗等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各种风格。因此，建安版画所具有的这种历史深度的空间，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古代版画发展的脉络。同时，它多样共存的局面又为我们研究古代版画地域间的相互冲突与融合

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建安版画是建本书籍的产物。随着古代版印史学研究之风的逐渐兴起，古代插图版画也更多地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在逐渐丰富的研究成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仍有许多囿于传统文人成见的观点。比如，单纯从绘画的角度，以专业技巧作为评判的尺度，对于刻工艺匠们的作品不作深入研究就简单排斥；只注重画稿作者中的名家，而忽视普通的雕刻艺匠；侧重于单纯艺术语言风格的流变而忽视了作为书籍插图的版画其各种复杂的综合性因素。因此，当我们对画面中的人物、情节、布景以及版刻手法津津乐道之时，却让图像后面更重要的文化特征悄然隐去。只有借助于图像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才能摆脱和突破这种单纯从文人趣味和艺术技巧出发的评价定势，去正视建安版画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古代社会平民百姓“大众图像文化”审美的倾向与意义。古代书籍的版画和其它纯绘画种类不同，它所具备的文化与商业的双重性以及传播的速度与广度，使它成为古代大众图像文化的一种代表。

建安版画作为建本图书的插图，涉及百科，涵盖了民众的经济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谢赫所言“千载寂寥，披图可鉴”。^[9]在中国古代极度匮乏的图像记录中，建安版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珍贵的图像文献。宋代郑樵从图像的认识论角度，批评了前人“尽采语言，不存图谱”^[10]的做法，认为利用图像可使学问从实物上发出，而仅凭语言文字，会使学问沦为虚学，沦为“冗杂不明”之学。图像与文献都是历史的证据，将传世的图像资料纳入史学研究框架之中，能减少“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遗憾。

“方案的重建”和“历史的重构”是西方史学家常用的研究方法。虽然历史是不可能完全被重构的，但尽可能完备的案头资料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收集可供研究的视觉图像资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只有通过图像与图像的比较，建安版画的研究才能置于接近真实的历史空间之中，才能更客观地认识建本书籍与建安

版画。建安版画作为历史过程的文化生态，它是一种动态积淀的过程。图像与文本、图像与传播、图像与阅读，以及建本书籍与建安版画在制作、出版与流通等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关系与问题，都值得我们用更宽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去观察，从而去认识版画图像及其背后还未被挖掘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注 释：

- [1][3] 宋·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 [2] 清·叶德辉著《书林清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第53页。
- [4] 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卷八，民国30年开明书店。
- [5]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四部丛刊本。
- [6] 清·道光《建阳县志》卷五。
- [7] 高彦颐《闺塾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40页。
- [8]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国学珍本文库》第1集第13种，民国二十四年印本。
- [9]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
- [10] 宋·郑樵《通志·校仇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父上兌下六親
利土酉金亥水丑土卯木巳火
飛利土春吉
夏凶

兌為澤

兌金八純內兌
父母兄弟子孫父母妻財官鬼
伏山木冬庚病

評曰兌也

澤潤萬物恩惠

此民居上愛

下悅而忻上

利有攸往无

不利貞



此卦唐三藏去西天取經下

得之乃知必歸唐國

解曰入坐看一擔乃勞苦得

月在天邊乃園也秀才登梯

乃步蟾一女在合邊立

宮之兆文字上箭領

兌卦亨利貞未子曰兌悅也柔外剛中故悅而亨而利

六甲旬斷子句宮無空本戊旬求才吉申旬求利午旬求利

六神斷八益上丁未甲乙

壹

书坊 商业与文化的集市



图一 “建阳县书坊图” 嘉靖《建阳县志》



图二 建阳书坊乡 2006年7月摄

一、遗迹实地 访问考查

2005年10月，在建阳市文化馆长胡迈儿等人的陪同下，我又一次前往麻沙镇和书坊乡。行进在这山深林密的山路上，很难将眼前这僻远的山区乡镇和独领数百年刻书业风骚的“图书之府”对接，心里不禁发问：这里既非金陵、临安等处于皇城古都政治文化中心的位置，又没有苏州商业高度发达的背景，为什么会在数百年间一直保持着中国最发达的雕版印刷中心的地位？在家乡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曾经有过的刀走龙蛇、镂版行世的鼎盛与辉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后辈来说，一切都显得如此遥远。每一次对“图书之府”的考查既兴奋又有失落感，既有对麻沙与崇化这个古代最繁荣的文化工场的敬慕，又有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建阳书林之业自宋

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1〕}有关实物佐证的遗憾，时间让历史的痕迹如渗入沙子中的水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现实与历史两端的巨大落差，更激发自己探知历史中曾经存在的“图书之府”的欲望。

古代的建阳书肆主要集中于建阳麻沙、崇化两地。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刘克庄任建阳县令，盛赞此间“两坊坟籍大，比屋弦诵”。^{〔2〕}南宋学者祝穆在《方輿胜览》中也记有“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地处武夷山脉东南麓，位于建阳城西70里的永忠里，当年麻沙的坊肆主要集中于麻沙水南。崇化即崇化里，位于建阳西南70里左右。麻沙和崇化两地相隔仅几公里。宋元时期建阳书坊最有影响的两大刻书世家——刘氏、余氏，前者世居麻沙，后者出自崇化。因两地出版书籍的风格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麻沙的刻书业先于崇化而闻名于外，所以两地的图书也有以“麻沙本”统称。崇化、永忠里之间有岱山绵亘，当地人俗称为大将山，山形如屏障，峰顶有灵泉飞流。山的正面是麻沙，可以看到麻阳溪蜿蜒南流，山的背面是崇化的辅山，两地有二山点景，文人因而赋予了麻沙“岱山夕照”、崇化“岱障寒泉”诗意的美称(图一)。

麻沙镇现在是建阳市西部的中心集镇，辖22个行政村，总面积469.1平方公里，2002年全镇总人口37638人。当年书肆云集的水南区现在仅是一个商业街区。麻沙历史上屡遭火灾，而且古人刻印的作坊、书铺都是简易场所不可能保留下来，现在几乎找不到任何与刻书有关的遗迹。宋代麻沙的坊刻业就十分兴盛，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一场兵火把麻沙书坊化为灰烬，使建阳刻书业元气大伤。经过一段消歇休整，明初又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同时期在麻沙西边7公里处的崇化书坊快速崛起，刻书的规模 and 影响都超过麻沙成为建阳刻书业的龙头。古代崇化里坊肆林立，沿街成市，被称为“书林”，后改称“书坊”，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在国内这是唯一因刻书而取名的乡镇(图二)。现在书坊乡和作为中心乡镇的麻沙相

比，规模要小得多，辖七个村，仅一万多人。而在古代书业最兴旺之时崇化的人口是现在的几倍，多达三万多人。“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3〕}可见明代崇化书市的兴旺与繁荣。

书林门和积墨池，是今天书坊乡仅能找到的与当年“图书之府”有关联的景物，是书坊乡历史的一种纪念性标志。书林门和积



图三 书林门 2006年7月摄

墨池原迹已毁，现在看到的都是20世纪80年代在原址按原样相继修复的(图三)。书林门坐落在书坊村的歌乐山上，此门原是崇化书坊的东门，外地的书商入书市都要经过此处。经数百年风雨侵蚀，20世纪50

年代倒塌。1985年当地政府按省博物馆收藏的老照片资料在原址修复。新修复的书林门高近5米，宽5米多，由斗砖铺砌而成，正面门额上方镶砌着砖刻的“书林门”三个大字，背面门额刻有楷体四字“邹鲁渊源”。笔者在建阳市博物馆看到了修复前的书林门照片，在这张珍贵的黑白照片中，书林门于野草丛中颇有一份历史的沧桑(图四)。现在的书林门已被钢筋水泥的居民楼群包围，夕阳余辉下进出书林门的是一辆辆轰鸣着的摩托车，只有书林门的



图四 文革前旧书林门的照片